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遼夏攻高麗高麗求救於宋宋遣使勸高麗勿與遼夏通好高麗從之

宋紀一百六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四月盡閏逢
沿灘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嘉定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蒙
古太祖十六年

夏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官

大小學教授

乙丑命任子簾試於御史臺

戊辰金

人渡淮北去李全遣兵追擊敗之

金東昌公燕寧與

蒙古兵戰敗死山東行省言寧所居天勝砦據險寧死

眾無所歸權署其提控孫邦佐爲招撫使

壬申金左

副元帥布薩安貞以所俘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於
汴都安貞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用其策有功金主謂宰
臣曰安貞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
境此輩既不可盡殺驅之境上遣歸何如宰臣莫對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史彌遠等上孝宗寶訓

皇帝會要 丙申西川地震 蒙古久圍東平餉道絕

金行省蒙古綱奏請移軍於河南金主命百官議御史

大夫赫舍哩呼圖克們舊少心石烈等曰金城湯池非

粟不守東平孤城無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宜

徙之遷以叻防秋翰林待制穆延阿固岱舊倫抹燃

阿虎德今

改

曰不然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

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

主綱心已搖不可使守宐別遣行省規畫軍食金主不

能決樞密院議綱內徙行省邳州監軍王庭玉屯黃陵

岡綱率眾南走蒙古索魯呼圖魯忽秃今改邀擊之斬七

千餘級綱以數百騎遁去嚴實入城建行省於府第薩

爾達舊倫撒兒塔今改以穆呼哩舊倫木華黎今改命中分其城以嚴

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于是金不

復能守山東矣嚴實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俱以嚴實入守東平爲四月事據金史則五月中

蒙古綱始棄東平也今從金史六月丙寅詔以皇姪福州觀察使貴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二

和爲皇子初帝以景獻太子卒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至是遂立爲皇子更名竑進封祁國公 乙亥以宗室子與莒爲秉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瓚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皇子竑之立非彌遠意欲有所廢立以沂王置後爲名陰求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天錫適還秋試彌遠密語之曰沂王無後宗子賢愿者具以來天錫舟抵越西門天大雨避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爲丞相客治具甚肅有二子侍立天錫問之

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日者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

趙與莒次曰與莒天錫還臨安以告彌遠

攷異東南紀聞云理宗初

在濟邸與余天錫同里初生之夕見異瑞甚多後史彌遠密謀於余余告以理宗降誕之異史遂命余薦之權處以小職案天錫慶元人理宗生於紹興非同里也今不取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

喜鸞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彌遠善相人及

見大奇之恐事泄遽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

逾年彌遠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謝

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

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竝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

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攷異癸辛雜識云理宗初被選也史衛王當國并選宗室

子與號十歲以下者各與課第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
十人善五行者指理宗福王二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
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苜福王改訓與苜蓋取二
國以爲名也又云私引理宗入書院中試令寫字即大
書朕聞上古衛王慄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
以定云案宋史以爲顯遠善相雜識以爲取決於五行
及寫字蓋傳聞有
五異也今從宋史

軍器監豐城范應旂嘗因召見言

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
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
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爲
之動容而不能用 戊寅金般其左副元帥兼樞密副
使布薩安貞安貞先爲尚書省所劾金主謂平章政事
英王守純曰國家誅一大臣必合天下後世公議其令

覆案之初安貞憂讒嘗以金玉帶遺近侍局爲近侍局所發又以安貞獲宋宗室不殺誣爲謀叛奔宋下詔數其罪併其二子殺之以其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安貞之典兵征伐也每自歎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至是果及於難 己卯金越王永功薨諡忠簡永功勇健絕人涉書史子璿博學有俊才金之南遷也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璿獨載其書以從時諸王之禁猶嚴璿潛與士大夫吟咏倡酬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後禁稍弛璿始得與文士楊雲翼趙秉文元好問等相交善然祇奉朝請不語及時事 是月金上黨公張開卽完顏以

厚賞誘晉陽公郭文振之將士頗有亾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開不與文振奏其事金主遣使諭以各守疆土同心濟難毋以細故敗毀端誤國事是夏蒙古主駐鐵門關遣苟夢玉通好於蒙古蒙古旋遣使來報秋七月己亥金義勇軍叛據礪山旋襲永城行軍副總領高琬敗之金主命蒙古綱併力進討辛丑以趙方爲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爲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丁未修光宗寶訓八月乙卯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罷賜史彌遠家廟壬戌以兵部尚書宣繪同知樞密院事給事中俞應符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追封史浩公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廷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先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
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人以爲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
通總制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樽俎折
衝之風故金人南侵淮蜀大困而京西獨全旣歿人皆
思之 先是金賈益謙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
朔受兵羣盜竝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
公憑者勿聽渡是月金主諭樞密院曰河北艱食貧民
欲南來者日益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 九月癸未立

果州團練使貴誠爲沂靖惠王後貴誠凝重寡言潔修
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
矩度有常見者斂容更彌遠益異之 金南渡後監察
御史多被的沒參知政事張行信上言曰大定開監察
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開有的決者
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面論其非近日無論事
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以爲大定故實先朝明訓
過矣甲申金主命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 己丑朝獻
景靈宮庚寅朝饗太廟辛卯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冬十月復滄州 甲寅復以齊州爲濟南府兗州爲襲

慶府 丙寅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趣會師伐金 初蒙

古太師國王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

之懼遣塔爾海舊倫塔海今改監府等宴穆呼哩於河南且遣

塔海甘布舊倫塔海甘普今改將兵五萬屬焉至是穆呼哩引兵

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權行臺

守葭而自將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瑪爾布

舊倫述僕今改帥眾會之瑪爾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

曰汝見汝主卽其禮也瑪爾布曰未受主命不敢拜乃

引眾去十一月穆呼哩進攻延安瑪爾布始質馬而拜

金元帥哈達舊倫合達今改與納邁珠舊倫納買住今改禦之哈達以

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

舊作不花今改

先以騎士

三千繼之夜半穆呼哩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中次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濶猝不可拔乃兩軍圍之而自將兵徇鄜坊等州

庚寅金募民興南陽水田 己亥四川宣撫使安丙卒

命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以代之丙握重兵久毒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諸將多不協和與之開誠布公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人人悅服軍政始立 金邳州行省

蒙古綱言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
遽征逋課窘迫凌辱有甚於官百姓不勝其酷皆懷報
復之心武夫不識緩急乃至於此請一切所負竝令停
止俟明年夏秋收成徵還軍人可量增廩給辛丑金主
命調徐邳宿泗等州逋租官吏有能墾闢閒田除來年
科徵歸毫壽潁停閣逋戶租外仍蠲三之一逋戶田廬
有司募民承業禁其毀損以俟來復 京東安撫張林
叛降于蒙古先是李全旣併將漣水忠義盪驕悍輕朝
廷嘗遊金山佗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以方
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

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
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時互市
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陽山以舟
俘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
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
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
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
兵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叛林遂以京東諸
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賓
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 十二月庚申

知樞密院事鄭昭先罷 金伊喇福僧嘗言自永安用

兵軍中置監戰官論議之閒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

爲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

寧不敗事罷之爲僂辛未罷行總管府及招討統軍檢

察等司 閏月辛巳朔以宣繪兼參知政事俞應符兼

權參知政事 蒙古攻金鄜州節度使完顏祿錦

舊倫六斤

今都統赫舍哩鶴壽富察洛索

舊倫赫察婁室今改

皆死之時石

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穆呼哩責其不降厲聲答曰

我受國家厚恩二十餘年今有死而已穆呼哩義之欲

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遂遇害 蒙古取金坊州 壬

寅金以陳毫等州鹿邑城父諸縣盜蠶起趣樞府遣官
討之 己酉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四百貫

是歲蒙古主及皇子卓沁

舊倫木赤今改

察罕台

舊倫察合台今改

諤格德依

舊倫窩闊台今改

攻下西域玉龍哈實

舊倫玉龍傑赤今改

等

十餘城

嘉定十五年

金元先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

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

受恭膺天命之寶先是翟朝宗得璽獻于朝既而趙拱
又得玉印文與前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
大赦賈涉移書史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
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管之忠不過於

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擇
辛亥金元帥惟弼破紅襖賊於張窩店 丁巳詔撫

諭山東河北將帥官吏 壬午金遣官墾種京東西南

三路水田 金行省參知政事巴圖魯罷知河南府以

去歲延安被圍屢請益兵故也陝西西路轉運瓜勒佳

德新瓜勒佳舊倫
夾谷今改 上言曰伏見知河中府巴圖魯廉直

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實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
延安巴圖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爲無功今哈達邁
珠各授世封而巴圖魯改知河中府竊謂方今用人之
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

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哈達邁珠捍禦延安以藩
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 二月祕書郎何澹言有司
出題強裂句讀專務斷章破碎經文宜令革去舊習使
士子明綱領而識體要攷注疏而辨異同從之 戊申

金恆州軍變萬戶呼延棫等十餘人殺掠城中焚廬舍

而去 金主以歲幣既絕國用空虛己酉遣左監軍額

爾克

舊倫訛
可今改

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南伐同簽書

樞密院事時全副之 三月丁巳賑江西州縣旱傷

戊辰金樞密院差委官賈天安上書言利害不報時方
議興南伐之師翰林學士楊雲翼言於金主曰今之事

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將以夏往此天時之不
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
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紂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
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
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則搏而戰袒
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擄守臣敗吾軍
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日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旣
非前日柰何謂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
利又思其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金主不省
金翰林侍講學士完顏伯嘉坐言事過切降遙授同知

歸德府事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
益國澤民其它不可學也高汝礪方希寵固相位伯嘉
論事輒與之忤故貶 壬申金右丞圖克坦思忠以病
馬輸官冒取高價御史劾之有司以監主自盜論死金
主命降授陳州防禦使 癸酉金提控李師林敗夏人
于永木嶺 夏四月辛巳金置大司農司設大司農卿
少卿丞京東西南三路置行司竝兼采訪事 壬午蒙
古兵攻金陵州縣 金額爾克時全等由穎壽渡淮敗
南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丁未以
捷聞旣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

匿其事五月額爾克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
矯稱密詔諸軍且畱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
軍眾惑之畱三日額爾克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
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
大雨淮果暴漲乃爲橋以渡南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
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
詔數全罪誅之 庚戌太白晝見 丁巳進封皇子祁
國公竑爲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
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
使瞞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點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

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權勢熏灼
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
決配八千里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崖曰它日當置史
彌遠于此美人以告彌遠竑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它

日非新州則恩州也

政興癸辛雜識云濟王在邸新飾

則曰花兒王與史丞相通同爲姦待異日當竄之上二

州也既而語達王與史密謀之楊后遂成廢立之禍焉

案當日東南遺老痛心於彌遠之姦險彌遠聞之因七

遂至諫及宮闈未足據也今從宋史
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其意竑乘醉碎之于地彌遠
大懼日夜思以傾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
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否則淡

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
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
後沂邛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
之座卽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一語
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
府學教授清之曰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
清之謁彌遠卽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
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要竟何如清之曰其
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
再三遂堅定策之意乃日媒孽竑之失於帝覲帝廢竑

立貴誠而帝愔然不悟真德秀聞其事力辭去臨行復以前言進于竑竟不聽 壬戌知濟南府種贊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蒙古兵屯隰吉翼等州 丁卯金主敕尚書省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賈益謙等皆致仕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諭意 六月戊寅朔金造舟運陝西糧由大慶關渡抵湖城 癸未金大赦陳州防禦使呂子羽坐乏軍興自盡 辛卯簽書樞密院事俞應符卒 丁酉紅襖賊掠柳子鎮驅百姓及驛馬而去金提控張瑀追擊奪所掠還 偽監軍王二據黎陽金提控王泉討之復其城 金召

巴圖魯爲大司農巴圖魯言近京寇盜擾攘民不得穰
宜早處置 金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
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
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戍公府雖號分
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卽遣兵
爲援臣恐人心以爲舉棄河北甚非計也前平章政事
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
致仕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
人皆響應易爲恢復 秋七月蒙古穆呼哩令蒙古布
哈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山川險要乃自率兵道雲

中攻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改晉陽義和寨進克
三清巖入霍州山堡遷其人于趙城攻青龍堡金平陽
公胡天倫拒守勢甚危急金主詔上黨公張開及郭文
振等救之次輝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裨將富察鼎珠

舊倫蒲察監軍王和開壁降執天倫遷于平陽改愚金

定住今改倫傳青龍堡破天倫被執俱在十月穆呼哩令昂吉史胡天

月今從元史穆呼哩傳繫于七月改今屯晉陽冀州之境 丙辰金張開復澤州 甲子詔

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 戊辰紅襖賊襲

徐州之十八里砦又襲古城桃園金人擊敗之 乙亥

太白晝見經天與日爭光 八月己卯彗星出于氏蒙

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直將易主矣隱士喬靜真告
穆呼哩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穆呼哩曰主上命我平
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
進兵天下何時定耶 甲申金以彗星見改元元光大
赦 金以巴圖魯爲參知政事金主謂之曰鄉頃爲大
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由賦役
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金主曰朕固省之矣巴圖魯曰
如行院帥府擾之何金主曰司農旣兼采訪自今其令
禁止之 癸巳金河間公伊喇重嘉努舊倫移刺家奴今改高
陽公張甫復河閒府 夏人攻金德順旋又掠其神林

堡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
以青厓壩降 辛亥以宣繪參知政事給事中程卓同
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薛極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壬戌彗星沒辛未太白晝見 冬十月壬午張惠攻金
之零子鎮爲金人所敗 癸未金王庭玉復曹州殺蒙
古將石珪 乙未蒙古穆呼哩兵下滎州之湖壁壘及
臨晉時吉州殘破金人於牛心寨僑治州事穆呼哩自
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死已從之穆呼哩
入寨畱兵以守進攻河中府治中侯小叔盡護農民入
城以家財賞戰士提控吳得說小叔出降叱山斬之小

叔有表兄張先從容言敵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
叔怒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爲出降縛先於柱而殺
之小叔由延津水手從軍疊見拔擢故感激盡力如此
頃之樞密院遣人來議兵事小叔出城會之城遂陷小
叔退保樂李山寨蒙古都元帥石天應自葭州謁穆呼
哩於汾水東穆呼哩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者
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竝受
節制文異金史侯小叔傳以河中之陷爲十二月事宣
宗紀倫元光二年正月元兵下河中府元史石天
應傳以天應移軍河中爲九月事前後互異惟穆呼哩
傳倫十月元太祖紀云冬十月金河中來附以石天應
爲兵馬都元帥守之與穆呼哩傳同今定從元史本紀
石天應還葭州謂其將

佐曰吾累卿等畱屯於此河中東西皆平川曠野可以
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爲何如或諫曰河中雖用武之
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
一守之恐不易天應曰葭州止通鄜延今鄜已平延不
孤立若發國書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
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難河中雖迫於二鎮
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戶
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關內可剋期而定關內
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
旦臥病牀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兒要當

死戰陳以報國耳遂移軍河中 甲辰金以京兆官民
避兵南山者多至百萬詔兼同知府事完顏霆安撫之
蒙古穆呼哩渡河攻同州十一月丁未拔之金節度
使李復亨同知節度使完顏額爾克竝自盡穆呼哩遂
下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哈達擁兵二十萬
固守不下戊辰穆呼哩令蒙古布哈攻鳳翔 十二月
乙亥朔發米賑臨安貧民 金主謂太子曰吾嘗夜思
天下事必索燭以記明而卽行汝亦當然 金以侯小
叔權元帥府右都監僂宜行事 胡天倫旣爲蒙古所
執受官齋佩虎符金主使張開郭文振招之天倫至濟

源欲脫走先遣人奉表南京穆呼哩惡其反覆誅之乙酉金以同知平陽府事史詠爲龍虎衛上將軍權行平陽公府事 丁亥以李全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齊賈涉止之及是涉歎曰朝廷但知官齊可以得其心寧知驕之將至於不可勸耶 金主諭近侍局曰奉御奉職皆少年不知書朕憶曩時置說書人日爲講論自古君臣父子之教使知所以事上者其復置 己丑金簡州提控屠古昉敗夏人於質孤壘 蒙古穆呼哩自將大軍攻鳳翔是歲蒙古皇子圖壘克西域圖斯尼察烏爾等城還

經大喇伊國大掠之渡素克蘭河克額里等城遂與蒙古主會合兵攻塔爾哈寨拔之西域主塔賚鼎出奔與彌勒汗合呼圖呼與之戰不利蒙古主自將擊之擒彌勒汗塔賚鼎遁去遣巴喇追之不獲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逃匿海嶼死

嘉定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

春正月戊申詔命官犯賊

毋免約法

蒙古穆呼哩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

汧隴數百里閒皆具營柵先是金主以鳳翔守將完顏

仲元孤軍不足恃遣平西軍節度使特嘉喀齊喀

舊金赤蓋

合喜

援之及圍急以同知臨洮府郭斌

斌小字蝦蟇金史倫郭蝦蟇今

從元史 總領軍事斌長於應變自冬涉春四十餘日守禦不懈嘗從喀齊喀巡城濠外一人坐胡牀以箭力所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喀齊喀指示斌曰能射之乎斌測量遠近日可斌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卽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蒙古爲之奪氣喀齊喀以便宜擢斌爲通遠軍節度使斌會州人也穆呼哩以圍久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遺餘力前攻夫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解圍循渭水南遣蒙古布哈南越牛嶺關徇鳳州而還 蒙古石天應倫浮橋以通

陝西金侯小叔自中條率山寨兵襲河中天應遣驍將

吳澤

致異元史穆呼哩傳作吳權府今從石天應傳作吳澤

引兵五百夜出東門

伏兩谷間戒之曰俟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也澤勇而嗜酒是夕方醉臥林中小叔出間道直抵城下守兵多新附者爭繼而去小叔坎城登焚樓櫓天應倉卒搏戰左右從者四十餘騎皆曰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我違眾而來今事急棄去是不武也縱太師不罪我我何而目以見同列今日惟死而已少頃金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小叔遂燒絕浮橋撫定其眾遷昭毅大將軍

致異金史

侯小叔傳以復取河中連繫於元年十二月今從金史本紀作二年正月

甲寅金主謂宰

臣曰向有人言便宜事卿等屢奏乞倫中旨行之帝王從諫足矣豈可掠人之美以爲己出哉戊午又諭曰嚮舊恩例有丁憂官得起復者是教人以不孝也何爲著此令哉 蒙古兵十萬圍河中金總帥額爾克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薩布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來救侯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斂眾入城圍益急眾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南京丁卯城破小叔死之

致異元史穆呼哩傳侯七週去今從金史忠義傳

穆呼哩聞石天應戰歿痛惜之命其子烏格

舊作格
可今改

襲領其眾將渡河橋梁已斷穆呼哩顧諸將曰橋未畢
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 二月壬午金
主詔曰軍官犯罪舊制更不任用今多故之秋人才難
得朕欲除大罪外徒刑追配有武藝可掌兵者量才復
用尚書省集議以閏丁亥大赦 己丑嗣秀王師禹卒
追封和王 三月戊申張林以所部邢德來歸詔進三
官復以爲京東東路副總管 甲寅金主謂宰臣曰人
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高汝礪曰其心
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也金主又曰凡人處心

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爲難得然善良者人多目爲平常
汝礪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 金以邳州經

略司隸蒙古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 蒙古太師國王

穆呼哩渡河還聞喜病篤召其弟岱遜舊倫帶孫今改曰我爲

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

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穆呼哩沈毅多智略善

射與博爾濟舊倫博爾術未今改博勒呼舊倫博兒忽今改齊拉袞舊倫赤老

溫今改竝隨蒙古主起事蒙古主嘗失利大雪失牙帳所

在夜臥草澤中穆呼哩博爾濟張璽蔽之自莫達曉不

移足博爾濟位終右萬戶博勒呼以第一千戶歿於陳

惟穆呼哩勤績最著然當時稱四人佐命功無異詞

金以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行省河中與史詠圖復河

東夏四月癸酉朔復霍州汾西縣 五月癸卯朔金始

造元光重寶 丙午金復河中府及榮州 戊申賜禮

部進士蔣重珍以下五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 乙卯

金復霍州及洪洞縣 丁巳金造元光珍寶同銀行用

金主問宰執以修完樓櫓事高汝礪言所用皆大木

額今難得方令計置金主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卽

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金主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

愈於勞民遠致乎 蒙古主避暑于八魯灣川分兵攻

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昆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

始置達嚕噶齊

舊作達魯花赤今改

於各城監治之達嚕噶齊猶

言掌印官也

六月壬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

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率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

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

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

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

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

校于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邁攝

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

諸朝一申制闕一畱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
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并隸之而併統其軍壽
邁不悟 戊子金遣人招李全嚴實張林從蒙古綱之
言也 金完顏伯嘉卒甲午金主命罷河中行省置元
帥府時州縣多殘破金人不能守徙郭文振於孟州未
幾又徙衛州 丁酉同知樞密院事程卓卒 秋七月
壬寅朔夏人攻金積石州 乙巳金遣兵守衛解州鹽
池 金蒙古綱御下嚴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宐經略使
納哈塔陸格舊倫納合
六哥今改率眾入行省殺綱據州反與蒙
古將李二搯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遣王喜兒以兵

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摺納喜兒囚之全欲攻邳四面
阻水二摺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
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赫舍哩
約赫德舊倫統不烈牙吾塔今改討殺陸格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

日有食之 丁卯金權御史中丞師安石等劾英王守
純不實付有司鞫治詔免罪仍諭責之 冬十月己卯

金裕於太廟 十一月辛亥以太平州大水賑恤之

十二月以前淮西都統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楚州
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會涉死
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浹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

消弭遂易國文階授今官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
唏稷雅意開闢及聞國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
樂 癸未嗣濮王不凌卒 庚寅金主殂年六十一太
子守緒卽皇帝位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
朝資明夫人鄭氏已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
召太子舉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皇后及貴妃
龐氏問安寢閣龐氏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
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卽給之曰上方更衣后
妃可少休它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
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器太子方入宮守純已先

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布

哈金史倫移刺蒲阿元史倫移刺不花今改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部署既

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樞前宣遺詔

壬辰金大赦詔曰朕述先帝之遺意有便於時欲行

而未及者悉奉而行之國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

破法使人妄遭刑憲今後有本條而不遵者以故入人

罪罪之草澤士庶許令直言軍國利害雖涉譏諷無可

采取者並不坐罪 蒙古兵攻夏夏主遵頊傳國於其

子德旺改元乾定遵頊自號上皇 蒙古蘇布特舊倫述不

臺今擊奇徹哲倫欽察今改大掠西番過部而還

嘉定十七年

金正
大元
年蒙
古太
祖十
九年

春正月戊戌朔詔補先聖

裔孔元用爲通直郎錄程頤後

金改元正大

庚子

金祕書監權吏部侍郎富察哈珠

舊
倫
蒲
察
合
住
今
改

出爲恆州

刺史哈珠以吏起身爲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殘刻

與王阿哩富察耀珠

舊
倫
蒲
察
咬
住
今
改

有宣朝三賊之目人知

其蠹國而莫敢言至是外貶士大夫爲之相賀 金別

州貢白兔金主曰得賢輔佐年穀豐登上瑞也焉事此

爲命有司給道里費縱之 丁巳金主命羣臣議修復

河中府禮部尚書趙秉文太常卿楊雲翼等言陝西民

方疲敝未堪力役遂止 戊午金尊皇后都察

舊
倫
溫
故
今
改

氏元妃都察氏皆爲皇太后號其宮一曰仁聖一曰慈
聖進封英王守純爲荆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以大
司農守汝州防禦使李蹊爲太常卿權參知政事 癸
亥命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營屯田 金有男子
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
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置重典金主不許曰近詔
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坐唯君門非笑哭之所宜
重杖遣之 二月癸巳調台州通賦 甲午命臨安府
賑貧民 金丞相高汝弼老而貪位不去金主初立諫
官劾其欺君固位爲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金

主不許三月辛亥薨汝儻以慎密廉潔結人主知然循
默避事爲士論所譏 癸丑金葬宣宗於德陵 甲寅
金起復邠州節度使致仕張行信爲左丞以延安帥臣
完顏哈達職禦有功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京兆
金荆王守純或告其謀不軌下獄議已決金主言於慈
聖太后太后曰汝止一兄柰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
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爲欲效之耶趣赦出使
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金主起太后立待守純
至涕泣慰諭之 是月召四川制置使崔與之爲禮部
尚書以鄭損代之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

被召以疾辭歸廣州蜀人祠焉 夏四月癸酉金以宣

宗附廟大赦 辛卯賑廬州饑 乙未賜李全彭義斌

錢三十萬緡爲犒賞戰士費 五月戊戌金平章政事

巴圖魯薨贈右丞相東平郡王巴圖魯爲人忠實憂國

奉公其歿也人皆嗟惜之 癸卯金以樞密副使完顏

薩布舊作賽不今改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特嘉尉忻爲右丞

以李暎爲翰林承旨仍權參政 戊申金詔刑部登聞

檢鼓院毋鎖閉防護聽有冤者陳訴 六月丁卯朔太

白晝見經天 辛卯金立妣圖克坦氏爲皇后 金先

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至是復遣樞密判官

伊喇布哈至兖州榜諭夏不南侵 壬辰金大名府蘇
椿等舉城來歸詔悉補官卽以其州授之 彭義斌侵
河北至恩州爲蒙古史天倪所敗 秋七月丁酉朔賑
福建被水貧民 辛亥命師尚嗣秀王 八月丙戌帝
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
貴誠默然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
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
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蓋相與歎其不凡壬
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
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於福寧殿年五十

七安異東南紀聞云寧宗不豫史相繼進金丹百粒有
之諱言然金丹之進則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
它書別無左證今闕之
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
夜七往返后終不許安異癸辛雜議云濟王夫人吳氏
有寵姬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訴之楊后具言王
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晶雙蓮花一枝命王
親爲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王與吳復有小
麗王乘怒誤碎其花及吳再入禁中遂譖言碎花之事
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據宋史則彌遠初謀廢
立后持議甚正其後乃奪於彌遠之權勢不能堅持耳
非先有廢儲之意也今從宋史
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
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
人安在彌遠卽于禁中遣快行宣詢令之曰今所宜是

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
茲時聞帝崩跣足俟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
快行過其府而不入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
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
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每過
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
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
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
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
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閣門宣

卷之二十一 三

贊呼百官拜賀竑不宥拜震摔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

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皇后曰

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器

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攷異齊東野語云穆陵既

宛陵辭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通近之嫌遂徙寓於

雲城之西據宋史全文竑出居湖州由於彌遠之意竑

未嘗辭判寧國府也彌遠欲收眾望勸帝褒表老儒九月詔起傅

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學士及柴中行俱

奉朝請 己卯以真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秘吏部侍郎

朱著竝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李宗政

少卿陳貴諡軍器監王暨竝兼侍講尋又以真德秀直

學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初在朝知史彌遠欲以壽祿糜天下士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肖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納之 帝追封所生父希瓚爲榮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金伊喇布哈復澤潞 冬十月乙亥嗣秀王師岳卒 夏及金平初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敝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于金稱第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吏部

尚書鄂羅良弼報之

政異金史哀宗紀正大元年十月戊午夏國遣使來修好二年九月

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國

書稱第十月遣禮部尚書鄂羅良弼等爲夏國報成使

國書稱兄西夏傳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

國案夏國和議之成紀云二年傳云元年今從傳

一月甲子右正言糜深請承順東朝繼志述事一以孝

宗爲法而新政之切者曰畏天悅親講學仁民帝嘉納

之 癸未以五月十六日爲皇太后慶壽節 丁亥詔

改明年爲寶慶元年 戊子以工部尚書葛洪同簽書

樞密院事 己丑詔以生日爲天基節 十二月癸丑

開經筵詔輔臣觀講 名皇太后所居殿曰慈明 是

歲蒙古主進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身馬

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
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
今大軍征西已四年上天惡殺遣告陛下願承天心宥
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而還

攷異陳
經通鑑

續編此事繫嘉定十五年壬午案元史太祖紀十九年
甲辰歲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甲申乃宋嘉定十
七年也今從之

印度一倫析都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宋紀一百六十三 起旃蒙倫聖正月盡柔兆掩茂十二月凡二年

宋紀一百六十三

起旃蒙倫聖正月盡柔兆掩茂十二月凡二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諱昀太祖十世孫父榮文恭王開禧三年正月

癸亥生於紹興府虹橋里第前一夕榮王夢一

紫金相人來謁比寤夜滿未盡數刻室中五采爛

然起視赤光屬天如日正中生三日家中聞戶外

車馬聲亟出則絕無所睹幼嘗晝寢人忽見體隱

隱如龍鱗成神異之嘉定十五年授邵州防禦使

子改賜名封成國公

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

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從兄甫以史彌遠廢立不

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日期進兵應接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鹽販盜千餘人結束爲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竑身竑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竑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鶴軍知州謝用卿率官屬入賀壬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竝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竑知事

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

丙甫皆死元春至臨安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忞帥

師赴之至則事已平壬走至楚州爲小校明亮所獲送

臨安斬之彌遠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

攷異齊東野語倫余天錫

薛氏通鑑亦倫余據宋史余天錫傳無通死濟王事理宗紀宗室傳俱倫秦天錫今從之挾醫至湖

州視之天錫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卒聞起居郎魏

了翁攷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禮部侍郎直

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

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

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

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見願詔有司討論雍熙
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三未有子息
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
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
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
下人君舉動皆不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
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
道以贖前愆以收人心晉太平興國中秦邸事倫太子
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
以大事不可輕也慶歷開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

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邇者霽川之
獄未問有參聽于槐棘之下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
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憎不與厭其
之朝廷之于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
公心不可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閒當乾道淳熙間有位
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
羞今貨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治世氣象欲其寬
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譎言之令至於流竄殺戮都邑
之民搖手相戒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于老成政事之
才富于經術雖嘗以耆舊褒傅伯成楊簡以學行褒柴

中行以恬退用趙蕃楊宰至于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
皆未蒙錄用願處伯成簡于內祠中行于經幄擢宓僑
于言路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
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用囊封以進
忠言又言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憤日甚帝曰如何無
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言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
間示以意向帝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州守
趙夔夫對囚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孜帥閩皆有廉聲臣
一時不能悉數乞廣加咨訪史彌遠深忌之 甲申程
珙進讀三朝寶訓言曰藝祖皇帝受禪之初與三軍約

不許殺戮一人自此聖聖相承守爲家法帝曰祖宗以人立國朕當以人守之帝又問寶訓中云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秘言治世所以少亂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而小人多也蓋君子初未嘗少聖君出而君子多小人初未嘗多庸君出而小人多帝曰然 己丑朱端常言蜀士當得郡者紹興以前悉親詣闕下廟堂因得以審其人物而進退之自慶元以來以自佗差忤則馳牘干請今請除曾任太守有治效人外必令親到堂除授奏事訖之任次任與免從之 己丑詔曰朕初纂丕圖亟受慈訓旣御經幄日親羣儒淡念

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

心啓迪無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 二月壬辰朔

雪 蒙古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河

北西路都元帥史天倪次異武仙害史天倪在太祖卽位之二十年姚燧收菴集撰史

公神道碑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縉王守道

追及天澤於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

公能迴轡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其國之讎死亦當從況

未必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遣監軍李伯祐詣國

王富珠哩舊倫字魯今改言狀且請濟師富珠哩卽命天澤嗣

兄職遣薩訥台舊倫笑乃台今改率銳卒三千授之合勢進攻

仙將葛鐵槍擁眾來拒天澤迎擊之生擒鐵槍餘眾潰

乘勝至中山略無極拔趙州仙敗奔西山既而天澤進

兵遂復真定富珠哩穆呼哩舊伦木華子也本紀二月

武仙以真定叛殺史天倪三月史天澤擊仙走之復真

定據王禪秋澗集撰天澤家傳則復真定自在六月今

併書之薛氏通鑑繫於正月誤也癸巳朱著王暨進讀高宗寶訓孝

德卷終著言高宗當中興艱難之初欽事慈寧太后始

終極孝願陛下以高宗爲法帝嘉納忽愀然曰雪伦非

時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凡有關失無忘忠

告 甲午詔故太師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鄂王岳飛改

諡忠武 丙申以師彌嗣秀王師彌秀王第二子也潘

王之變師彌避居菁山園廟至是獎其能守園陵故躡
等升嗣 戊戌詔福州温州各添教官一員 甲辰調

兩浙州軍屬縣官私餽錢有差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
妙真郊迓國辭不見妙真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
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
州致書于國國誇于楸曰全仰賴我養育我略示威卽
奔走不暇矣全因畱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
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
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
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

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全退怒曰全歸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簾貌喏慶福亦怒旣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閱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喜曰吾折服此子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

北人之心楊妙真及軍校畱者懼其謀已內自爲備初
全遣慶福還楚城使爲亂適潘壬事敗全黨亦不安或
教妙真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
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爲應皆不從慶福謀中
殺第欲快意于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我
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復以告慶福一日國
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
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
悉爲賊有親兵翼國登城縋而走賊擁通判姚翀入城
犒兩軍使歸營慶福手殺夢先以報其辱國縊於途

其攻

齊東野語云國額中一箭徑趨避於楚臺久之令姚辨
和則姚辨非賊擁入城者也又云辨回報則國已遁
次口北軍得國於三茅道堂以小竹與與至李軍國不
能發一詔復送還楚臺以兵環守國遂死焉是國非
於途也且野語亦多傳聞
之誤今仍從宋史書之
事聞史彌遠懼激它變以徐

晞稷嘗倖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淮東制置使令
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斬
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
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
降等止之賊眾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妙貞
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
事慶福未之發全發緘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

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卽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
玉反覆殺之 戊午出豐儲倉米七萬五千石賑臨安
貧民馬步軍諸班直皇城司守衛官兵給犒有差 三
月癸酉葬仁文哲武恭孝皇帝於永茂陵廟號寧宗時
皇太后垂簾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聖太后兄子萬
壽觀使若獨曰事豈容概言皆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
尚在幼冲或素由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
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
早復改得無基小人離閒之嫌乎乃密疏章聖慈聖宣
仁所以臨朝之由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以聞太

后然之 夏四月辛卯朔寧宗祔廟頒德音于臨安紹興府 金起復莘國公胥鼎爲平章政事行省事於衛州進封英國公 壬辰朱著進讀高宗寶訓至高宗曰周公戒成王惟在知稼穡艱難帝曰朕近歲無逸一篇揭爲四圖置之坐右以復觀省念茲在茲不忘艱難甲午金以京畿旱遣使慮囚 丁酉太后手書吾年晚多病志在安閑嗣君可日御便殿聽政今後便撤簾戊戌臣寮言伏讀太后還政御札前代母后勉強不能爲之事而太后聖斷行之略無難色實爲萬世母后臨朝之法帝曰朕受太后之恩如天朝夕思之未知所報便

當力請辛丑壬寅帝兩請太后仍垂簾不允 丙午詔

今後見供職及在外帶職從官依元祐十科舊制歲舉

三人從右正言麋深請也 辛亥出豐儲倉米八萬石

賑臨安貧民 己未以端明殿學士薛極簽書樞密院

事 攻異埋宗紀闕書 五月甲子詔求直言 戶部郎

官張忠恕上封事其略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自冬徂

春雷雪非時西霽東淮狂悖游興客星爲妖太白晝見

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

曲盡矣然不畱京師徒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

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亟下哀詔

痛自引咎復崇極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庶
幾無憾險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
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將令
言者望風含疑此危國之煬毒也況邇來取人以名節
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
用以趣辦爲彊敏以拱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
切爲任事是以正人不遇小人見親又士習益壞民生
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所未
有公家之財視爲己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
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如此而欲基本之不搖殆卻

行而求前也魏了翁見其疏歎曰忠獻有後矣忠恕浚之孫也進士井研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謫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問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其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于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

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成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管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管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清明天日而身受此污辱也爲陛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彌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閒威動天下旣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上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

欲圖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宜繪薛極彌遠之肺腑也
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椅其爪牙也
彌遠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
陛下之意行乎其間乎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
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而久
不爲哉此臣所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此而不
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
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
涉爲帥庸人也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
下卽位乃敢倔強彼有辭以用其眾也其意必曰濟王

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不敢睥睨其鋒雖今暫無事安知一日不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復可憐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眾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 丙寅以師彌知大宗正事以不熄嗣濮王 許國旣死李全燦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竝聽吾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乃斬齊牒人

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于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
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
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楊妙真
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
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
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
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
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遣
使致書請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戒范
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先生

以無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
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
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且賊見范
爲備則尚有顧忌而不得以肆其姦它日必將指范爲
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
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謂何憇一趙范而不以紆
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晁鑾雖然使以范
授賊而果足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
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于主人使先去
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忌然則殺犬固無益于弭盜

也望矜憐之別與聞慢差遣彌遠不答 甲戌詔曰自

管帝王卽政之初首闢四門達聰明目訪予落止小謬

求助凡令內外文武大小之臣有所見聞其以啓告忠

言正論朕所樂聽事有可行虛心而從言或過直無懼

後害封章來上副朕延納之誠焉 丁丑金主以旱甚

責已避正殿減膳赦罪 六月辛卯太白晝見 丁酉

錄行在繫囚 丁酉史彌遠加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

密使進封魏國公彌遠辭免不允五辭從之 辛亥祕

書監葉本言郡司貪刻之害帝曰郡守不職緣監司不

得其人監司得人則一道蒙福 彭義斌旣克山東又

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

羅罕

舊倫字里海今改

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

斌連合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

實時實眾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畱所掠青崖之家屬

不遣

金陝西旱甚行省完顏哈達

舊倫合達今改

齋戒請雨

雨澍歲事有收民德之時延安殘破哈達令於西路買

牛付主者招集流亾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

稼之利 秋七月壬戌將倫監張忠恕輪對帝曰詔下

兩月應者絕少縱有之亦未盡忠讜也忠恕引其伯父

斌之言曰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既

而忠恕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補遂出知贛州 乙
丑陳貴諛言近下詔求言恐詞有過直乞賜包容帝曰
大凡聽言善者從之非理者當容納之 詔三衙臨安
府兩浙路軍杖以下釋之 丁丑權工部侍郎喬行簡
論及濟王事帝曰朕待濟王可謂至矣行簡曰濟王之
罪人所共知當如周公待管蔡之心又當取孟子知周
公受過之意 滁州水詔發會子三千緡米六百石賑
恤被災之家 乙酉行大宋元寶錢 禮部侍郎真德
秀言高宗六飛南幸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披攘荆
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勤可謂至矣孝宗嗣守

不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開蒐攬英材精厲聽斷未嘗
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陛下所
御之宮庭卽二祖儲神閒燕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軒
墀常若二祖時臨其上念替者勅守之惟艱思今日繼
承之匪易則兢業祇懼其容少忽乎此臣之所欲獻者
一陛下前所居室密邇東朝惟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
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暨乘輿服用之需願指使令之
便必將浸備於管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
一心而受眾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
者然則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

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長爲之主而私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器行于宮壺非獨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于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戚之形于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簪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朴素也古者服器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簪然饗人大官之供不

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器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管
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
于羹立則見先帝于牆庶幾不負罔極之恩丕昭純孝
之實倘因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器之儀
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陛下前
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閒今視膳問安之
敬雖無改于管而其朝有時矣古之事親者聽于無聲
視于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況太后親舉神
器以授陛下同聽萬幾曾未數月褰裳去之如脫敝屣
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

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義當使如一愛其親者及其犬馬況左右使令者乎今羣臣萬物之命繫於兩宮惟兩宮慈孝交隆於上則羣臣萬物皆有所恃以爲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又言臣竊謂古者平日視朝以爲常度人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臨照百官則陽德宣昭政機無壅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間陛下始初清明正厲精庶政之日而晨興聽事乃頗後於先帝之時正使宇內宴寧猶恐示人以息況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晷

好以安吾民尚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此意 知紹興府
汪剛奏會稽攢官所在稅賦盡免折科山陰同應辦之
勞乞照會稽除免詔權免三年 喬行簡上疏曰求賢
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淡求實益則人才振而
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
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
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也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
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與或切
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撫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
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爲具文者蓋以所召者非久無

宦情決不冝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召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閒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眾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塵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黻投閒俛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錮級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

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此而獲諒亦何便於此 十一月
癸亥以宣繪兼同知樞密院事薛極參知政事葛洪簽
書樞密院事 詔邵州係潛藩陞爲寶慶府筠州與御
名聲近改爲瑞州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
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彭義斌旣敗武仙勢益蹙潛令
謀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大歷寺爲內應仙夜斬關而
入據之蒙古史天澤出奔棗城 金內族旺嘉努故殺
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金主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
人乎朕爲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
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

之 金詔有司爲死節士十三人立褒忠廟 乙丑楊
石進封新安郡王丙寅楊谷進封永寧郡王眞德秀上
言戚里之賢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其老成靜
重避遠權勢治家教子風采凜然誠近世戚畹之所未
有然臣觀古今載籍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甚爲外家之
深戒蓋倚伏無常古今所畏望陛下清燕之間常思所
安全外族俾蒙謙謹之福而不蹈滿盈之咎誠宗社無
疆之休 辛未詔行都及諸路公私僦舍錢米經減者
減三分從朱端常請也 庚辰幹辦諸事司糧料監趙
彥覃言州縣折色病民帝曰纖悉如此殊失愛民之意

辛卯詔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甲申再貶魏了翁
官罷真德秀祠祿初胡夢昱之貶了翁出關送別右正
言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史彌遠猶畏公
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
德府乙酉諫議大夫朱端常劾魏了翁欺世盜名朋邪
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罷新任追一官靖州
居住德秀落職罷祠知孝上書乞竄德秀以正典刑梁
成大亦言了翁雖經追竄人以爲罪大罰輕德秀狂僭
悖謬不減了翁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
乃止成大遺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入魏了翁乃僞

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 壬辰御射殿閱崇政
殿親從射藝遞補有差 癸丑太學正徐介進對論中
庸謹獨之旨帝曰此是以敬存心不愧屋漏之意 金
主命趙秉文楊雲翼倫龜鏡萬年錄

寶慶二年

金正大三年蒙古
太祖二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不視事

癸亥詔贈沈煥陸九齡官仍賜煥諡端憲九齡文達
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又詔以
布衣李心傳專心文學令四川制置司津發赴闕 是
月蒙古主以夏納仇人又不遣質子自將伐之旋取黑
水等城 二月丙戌朔手諭知貢舉禮部尚書程秘等

曰國家三歲取士試于南宮蓋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事至重也朕屬在哀疚未遑親策爰咨近列往司衡鑑卿等宜協心盡慮精攷切擇夫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去取之際其務審此帝留意文藝遇貢舉屢降御筆當時稱帝爲文章天子

戊子以右正言李知孝言詔賊吏有實迹者永不得與親民及師儒差遣繼經赦宥不許改正有監司守臣保舉三員者聽之仍每以保一員爲額 辛卯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案部理囚徒 梁成大言真德秀有大惡五其奏濟王事乞追封以蓋逆狀趣立嗣以召禍端

改節聖語謫訕朝廷無將之心與魏了翁同罪了翁已
從竄削德秀僅褫職罷祠宜一等施行詔削秩二等

蒙古葉城守將董俊以銳卒數百授史天澤天澤夜赴

真定與薩納台

舊作笑乃台今改

合攻武仙仙走西山薩納台

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
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殺之何罪乃釋之 三月

丙辰朔梁成大奏寢王長孺召命徐瑄胡夢昱重議施
行初長孺餞夢昱詩比諸胡銓成大以儼非其倫黨和
邪說不宜立朝瑄舉夢昱賢能才識有憂國敢言之詞
成大謂夢昱狂悖瑄必與之合謀二人雖已竄削而罪

大罰輕於是併及之尋予長孺祠瑄削秩三等徒居象
州夢昱徒欽州編管 庚申詔曰朕自下求言之詔凡
封章所上必詳加省覽亦已揀擇施行而遐方小臣猶
未有應詔近者始見普安軍推官羅宰所陳利病辭旨
勤懇一介之士身處川蜀萬里之外乃能獨先眾人倦
倦效忠淡可嘉尚可特與陞擢差遣以勸來者以副朕
聽納之志 辛未喬行簡進讀高宗寶訓謹名器篇至
祖宗朝教坊官有求爲郡者太祖以唐莊宗爲監不與
帝曰用伶人爲郡守非獨輕褻名器亦必爲民害行簡
言謹守祖宗法度則名器自不濫帝曰祖宗法度自是

精密豈容不守 癸酉以楊簡爲敷文閣直學士中大

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先是召簡以內祠奉朝請仍進職

簡以疾抗章不至遂以是寵之 以久雨蠲大理寺三

衙臨安府酒所贓賞錢 戊寅詔曰朕近召游澤見于

便殿詳覽二疏因加訪問議論正大指證明切有益于

君德治道聳聽嘉歎可特與改合入官 仍除館職旌忠

讜以導敢言乃朕志也先是澤以浙西提刑司幹辦公

事召爲大學博士尋爲祕書郎 詔太常寺建功臣閣

繪趙普以下二十有三人以昭勳崇德爲名 庚辰以

京湖制置使陳曠經理屯田有緒詔獎之 壬辰浹大

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繫囚 是春夏主父遵頊
卒年六十四諡曰英文皇帝號曰神宗 夏四月己丑
以隆興格制輔臣俸先是帝覽尚書省所進請給冊以
輔臣俸薄令戶部條奏遂有是命 辛卯金享於太廟
以莫澤言令二廣諸司今後守俸以下闕官須申省
部未有注授者方許奏辟俸令未滿求辟者禁之 以
久雨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杖以下
釋之 癸巳祕書少監范楷言淫雨未止歲事可慮帝
動容曰不知何以弭災楷曰願陛下益加儆懼帝曰洪
範雨暘寒燠風皆歸之肅又哲謀聖以此知人事與天

意常相感通。稽曰：人主與天地尤近，所以古人夙夜畏威。帝曰：敬天一念，朕因此加謹。庚子，下詔省刑。五月辛酉，大理少卿葉宰言：請令諸州軍奏讞來上，先以朔日闕奏。邸及刑寺以稽留獄之弊從之。戊寅，李知孝奏請連正濟王叛逆之罪，追奪王爵。先是，知孝以爲言：帝曰：觀卿之意，欲正名分明國法耳。知朕始者所行，正欲全恩意也。知孝言：陛下隆骨肉之愛，自是美事。但叛逆之臣，不正典刑，非所以訓。帝曰：要當審慮區處。及是，章復三上。帝曰：此事卿屢奏，朕欲全始終之恩，所以重於施行。知孝曰：陛下篤親睦族，可謂至矣。臺諫給

舍既屢奏諫若有施行亦非得已帝曰卿言既如此切
至朕當出卿所陳更與大臣商榷 癸未令萬壽觀建
寧宗神御殿室 乙未以傅伯成爲龍圖閣學士提舉
南京鴻慶宮先是召伯成以疾抗章不至遂以是寵之
丙申賜禮部進士王會龍等九百九十八人及第出
身 壬寅以先聖五十二代孫孔萬春襲封衍聖公
己酉錄行在繫囚 蒙古主避暑于渾垂山取夏甘肅
等州 秋七月戊辰大風詔釋大理寺三衙兩浙州軍
繫囚喬行簡因進讀奏風變帝曰大風可畏皆朕不德
有以致之行簡曰陛下引咎責躬此意上通於天在祖

宗朝皆有已行典故臣已略具敷陳欲乞陛下思所以應天之實帝曰所陳甚善朕當益加修省比以害稼爲憂當令體訪知早稻已穫晚稻未花又幸不崇朝而止

庚午金平章政事英國公胥鼎薨 是月蒙古主取

夏西涼府擄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夏國主德旺驚悸而卒年四十六號曰獻宗國人立其弟南平王暉以兵事方殷告於金各停使聘

八月金伊喇布哈

舊倫移刺
滿阿今改

復曲沃及晉安

辛卯金

設益政院于內廷以禮部尚書樂平楊雲翼等爲說詩官日二人直備顧問雲翼爲金主講尚書言帝王之學

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遜于汝志等數條一皆本于正心誠意敷釋詳明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蹏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軻輪有不愆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

義國家何賴焉金主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
患風痺及愈金主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
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
于正矣金主粵然知其以醫諫也 壬辰令戶部申嚴

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轉運使察其違者劾之 甲午以
久雨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提領酒所賦賞錢

濟王竑之死也始欲治葬於西山寺後遂棄葬西溪史
彌遠患人言不已思有以折抑之乙巳上言曰魯秦玉
廷美以昵比凶惡羣臣就請行法遂勒歸私第尋降涪
陵縣公房州安置比濟王從賊僭偽給舍臺諫俱有奏

請乞正名定罪陛下欲全始終之恩弗俞其請今又論
奏不已臣等切詳秦王以言語不順尚坐追降竄責今
濟王逆節著明負先帝教育之大恩忘陛下友愛之至
德參之公論揆之國法死有餘罪臣等詳議審處請將
濟王追降巴陵縣公庶幾上全仁恩下伸公議從之

丙午衛涇薨 乙卯詔新中法科而資淺者須外應二
攻以上方擢爲評事從陳貴諡請也 九月庚申雷

李全破盪都執張琳送楚州蒙古郡王岱遜

舊倫帶孫今改攻

之全戰屢敗邊守盪都蒙古築長圍困之全糧援路窮
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盪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

當死守孤城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

十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矣不如兄歸於

是全留青福還楚

攻異薛氏通鑑繫此事於六月今從元史太祖紀及富珠哩傳

庚

午工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鄭清之晚講讀通鑑漢朱

穆嫉宦官恣橫事清之因言西漢士大夫得出入禁中

人主不專與婦寺相處帝曰朕觀成周之制宮中宿衛

盡用士大夫使人君目見正人耳聞正論所以爲進德

之基西漢去古未遠尚有成周遺意使人君得親近士

大夫真良規也歎羨久之徐晞稷罷以劉璋爲淮東

制置使朝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

儒謀易帥瑋雅意建闢使鎮江都統彭忭延譽忭亦心
覬代瑋懲患尤力故以瑋代晞稷忭代瑋知盱眙 冬
十月甲申程秘等奏寧宗御集閣請以寶章爲名詔置
學士待制 丙申詔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辛丑雷
詔輔臣曰連雨不止朕深憂之惟是寬恤刑獄蠲放逋
欠悉已施行矣可以惠及下民者更議行一二事庶幾
感召和氣速獲晴霽 壬寅復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
兩浙軍州決繫囚 庚戌宰臣率百寮請御正殿從之
己卯改湖州爲安吉州 十一月丙辰始御紫宸殿
詔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實戴皇太后覆育推佑之恩

豐功盛德宜極尊崇今將舉冊寶禮朕欲于未進奉之前恭上尊號可令輔臣擬定進呈 戊午以倉部郎官潘樞爲大理少卿詔曰朕爲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潘樞首疏所奏漢契朕心可特除以示嘉獎 劉焯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焯素畏其狡不許彭牝自以資望視焯更淺曰焯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彼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何不往赴事會夏全欣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

入屯城內瑋駭懼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

攷異齊東野語謂瑋

初至軍聲頗振不數口擡置乖方南北軍已相疑適忠義軍總管夏全自盱眙領五千人來先是李全欲殺夏全瑋爲解免之至是瑋雷以自衛且資其軍以制李全又云命夏全封閉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且出榜令北軍限三日出城所載事蹟與宋史微異今略之時傳李全已死全妻楊妙真使

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免悲李氏滅將軍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夏全許諾妙真盛飾出迎與案行營壘曰人言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卽領此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與李福謀逐劉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

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縋城僅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張正忠不從賊經妻子於庭遂自焚瑋步至揚州僭兵自衛猶劄揚州造旗幟聞者大笑夏全旣逐瑋暮歸妙眞拒之全恐其圖已因大掠趣盱眙欲爲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全不得入狼狽降於金全封全爲金源郡王

改異宋史李全傳劉瑋之敗在三年二月

薛氏通鑑繫於二年十一月己丑夏全自楚州來歸封郡王金史正大三年十一月己丑夏全自楚州來歸封郡王即宋寶慶二年是倫十一月者不誤也嚴道南謂金史封四人爲王亦有舛誤不如從傳余謂此金史李達書之耳宋以姚翀代劉瑋而宋史本紀於三年正月已書姚翀朝辭使劉瑋未敗何以遽易以翀乎是劉瑋之敗

在二年之冬明矣除授年月
本紀多較傳爲確今從之

蒙古主攻夏靈州夏遣

威明令公

威明舊倫
鬼名今改

來援蒙古主渡河擊敗之蒙古主

駐鹽州川

十二月癸未詔皇太后宣上尊號曰壽明

皇太后有司詳具儀注朕當親率羣臣詣慈明殿奉上
冊寶鄭清之晚講畢宣坐帝備言太后慈愛且曰太后
聖體康強願養大勝往日此朕所以尤喜也 金人間
夏師屢敗召陝西行省及陝州總帥完顏額爾克靈寶
總帥赫舍哩約赫德赴汴議兵事又詔諭兩省曰倘邊
方有警內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臍且夕事勢不同
隨機應變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機竝從行省從宜規畫

改異元史太祖二十一年皇子瑪格德依及察罕之師
圍金南京遣唐慶貴歲幣於金據金史哀宗紀是年無
南京被圍之事案金人諱敗本紀容有不盡載者然至
南京被圍何至諱而不書疑元史繫年有舛誤也今闕
之

辛丑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提領酒所茶鹽
賞錢 癸卯親饗太廟 蒙古授張柔行軍千戶保州

等處都元帥 蒙古富珠哩引兵入山東先遣李喜遜
招諭李全全欲降部將田世榮等不從喜遜見殺 金

完顏彝少爲蒙古所掠久之與從兄色埒舊倫斜烈今改殺蒙

古監卒奉母還金補護衛未幾轉奉御色埒以總領屯

方城彝隨往軍中事皆預知之色埒病防軍葛宜翁與

人相毆就決於彝彝察宜翁事不直量笞之宜翁素凶

悍恥以理屈受杖鬱鬱死語其妻曰必報陳和尚陳和尚葬之小字也妻訟葬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及近侍葬繫獄議者疑葬狃於禁近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金主不能決繫久之色埒入朝金主怪其瘠甚慰之曰卿寧以方城獄未決耶吾行赦之矣是歲色埒卒金主聞之馳赦葬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譏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爲不妄赦矣葬泣拜悲動左右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